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
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专家会议
2017年11月6日至7日，日内瓦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领域落实工作的 方法和手段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

2017年11月6日至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目录

	页次
导言.....	3
一. 主席的总结.....	3
A. 开幕词	3
B.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 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生产能力和 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的比例翻番.....	4
二. 组织事项	10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10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10
C. 会议成果.....	10
D. 通过会议报告.....	10
附件	
出席情况	11

导言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专家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一. 主席的总结

A. 开幕词

1. 贸发会议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司长在开幕词中着重指出，专家会议将重点关注如何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中商定的两个优先领域的落实工作，即建设生产能力，以及使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的比例到 2020 年翻番，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之下的一项具体目标。

2. 司长指出，各国近期的经验显示，快速增长虽然重要，但不足以在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相反，只有进行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化，促进创造就业和高增加值部门，才能持久地提高生活水准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建设生产能力。依赖初级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很难抵御外部冲击，而且最不发达国家往往非正规农业部门较大。由于这些因素，最不发达国家更有必要执行严格的战略，以促进包容性和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使生产结构多样化并改善工业化面貌。

3.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到 2020 年占全球出口比例翻番的目标，司长指出最近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实际上有所下滑。这尤其令人关切，因为同一时期进口量大幅增加，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此外，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在产品种类和目的地方面仍然集中，亟需多样化。

4. 在此背景下，司长表示专家会议将审视在《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落实工作中迄今吸取的教训，并查明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在实现优先领域目标方面面临的核心挑战。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有必要探索最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加强国内资源调集并增加获得国际发展融资的机会等问题，包括探索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公私伙伴关系的问题。其他挑战涉及：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掌握高增加值生产所需的技术和技能，探索有效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从中获得发展效益所需的机制，以及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将技术转让给最不发达国家。另一项挑战则涉及政策的优先次序安排和一致性，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司长指出，贸发会议正在制订一个框架，框架包括生产能力水平的可衡量指标，可以向政策制订者提供帮助。司长最后指出，有必要考虑发展伙伴如何能够更好地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各项具体目标，包括创造机会以改善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应对非关税壁垒问题。

**B.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生产能力和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的比例翻番**
(议程项目 3)

落实和实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目标的进展概况

5. 秘书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介绍了题为“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与生产能力和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翻番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落实工作”的背景文件(TD/B/C.I/EM.9/2)，文件评估了最不发达国家在实现《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正如最不发达国家近年经验所显示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保证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在 21 世纪头十年实现了高增长，但在人权和社会指标方面并未取得进步，也未能大幅提高就业或制造业增加值。贸发会议的工作显示，只有建设或发展生产能力这一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化的关键要素，才能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到 2020 年翻番的目标是《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一项优先领域，而贸发会议已经确定，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这是最为艰巨的挑战之一。2010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有所下滑，同时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出口集中度不断上升。

6. 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小组成员包括：海地前任贸易和工业部长；塞内加尔总理首席经济学家；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的一名高级方案干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规划和包容性增长事务负责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特需国家科科长。

7. 第一名小组成员申明，目前最重要的事项是确保各国的国家计划与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在内的国际方案和协定协同一致。该小组成员介绍了海地的经验，海地将实现《目标》和落实《纲领》的工作视为国家发展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从事这些工作，但在许多领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小组成员指出，妨碍海地在实现《纲领》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是：自主意识和体制能力薄弱，并且没有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

8. 第二名小组成员着重指出必须使《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与其他国际贸易和发展议程接轨，并特别强调必须更好地将行动计划与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毕业”标准联系起来。例如，塞内加尔已将《纲领》的所有八个优先领域均纳入了该国的国民发展计划，自 2011 年以来在实现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涉及《纲领》的大部分目标，包括与“毕业”门槛有关的目标。塞内加尔如果能保持当前的社会经济业绩水平，到 2025 年就可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9. 第三名小组成员强调，必须降低最不发达国家的脆弱性并提高其抗御力。在这方面，该小组成员强调需要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特别是用于能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但该小组成员也指出，并非任何融资都适合于所有目的，最不发达国家必须评估投资能否带来足够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使投资成本物有所值。该小组成员还着重指出，需要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管理税收、开发项目和与投资者谈判的能力。

10. 第四名小组成员称，据一组指标选集显示，《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迄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八个优先领域之间以及各国之间进展情况各异。最不发达国家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组别，这就突出表明不能只关注组别的平均情况，而是研究逐个国家的评估情况。该小组成员强调，最不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就是脆弱的，它们的人口增长率高、政治和安全危机长期持续、不平等水平高，因此存在着严重的倒退风险。

11. 第五名小组成员着重指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在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先天储备方面存在差异，在人口结构、体制以及目标实现进展方面也存在差异。该小组成员称，应避免“一刀切”的办法，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应在综合国际支助框架内应对具体国家面临的挑战。该小组成员请与与会者特别注意基础设施的缺乏问题及这方面的大量资金需求；据估计，从现在到 2030 年，最不发达国家新建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和维护现有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每年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0.7%。关于“毕业”问题，该小组成员强调，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明确评估“毕业”的成本效益或优劣，而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措施应以逐步和可预测的方式分阶段撤销。

12. 随后的讨论侧重于在《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优先领域取得进展的方法和手段。一名代表强调，必须查明良好做法，以保持技能并营造条件以利当地人才留在国内。另一名代表重申提高国民发展计划与国际发展议程之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并强调必须重塑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共识之外的产业政策的概念。一些代表着重指出了具备积极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并强调制造业活动不但在创造就业和发展技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还具有乘数效应。一名小组成员确认制造业部门在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指出一些国家市场小、资源有限，发展制造业活动的的能力因此受到了限制。广泛的共识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在许多核心指标上尚未有所进步。讨论着重指出，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建设，具备可用、可靠的数据十分重要，能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定量评估自己的生产能力水平，以查明成就、强项和弱项以及最为紧迫的优先事项，还能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和战略来应对挑战。

强化生产能力促进转型和发展

13. 第二次非正式会议的小组成员包括：贸发会议贸易与减贫处处长；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国际劳工组织技术、结构转型与就业岗位方案协调员；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知识与学习事务主任；英联邦秘书处的一名贸易顾问；卢旺达 Ntare Insights 公司的一名联合创始合伙人。

14. 第一名小组成员提出了两种提高生产能力的方法，即提高现有产品的产出，以及生产新的、更先进的产品，这涉及多样化。该小组成员称，中期至长期目标应当是建设新的能力，而短期则应重点关注如何保持和利用现有的能力，工作应主要集中在可能快速见效的领域。但该小组成员也指出，一个经济体也可能会经历错误的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可能与低下的生产能力发展水平并存。关于如何发展生产能力的构想和框架很多，但还需要更多关于如何在国家层面具体落实这些构想和框架的资料。

15. 第二名小组成员谈到了促贸援助以及促贸援助如何能够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出口能力的问题。这些国家能否融入全球贸易，不仅取决于他们能否建设竞争力和生产能力，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能否减少境内和边境贸易壁垒。促贸援

助旨在向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支助，以便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并改善流程、体制和基础设施。该小组成员指出，促贸援助对受援国贸易能力的效果存在差异，但总体评估结果是正面的。他强调称，有限的促贸援助常常会流向中等收入国家，因此需要使这种资源的流向更有针对性，提高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的比例。

16. 第三名小组成员谈到了最不发达国家为工业和技术发展改革教育，以催生快速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生产转型的问题。该小组成员强调，必须采取基于教育和知识的方法来开展生产转型，注重提高社会的创新能力、多样化能力、从事更为复杂的活动的的能力，以及驱动新的增长产业的能力。她着重指出，每个国家都需要拟订自己的生产转型愿景，并设计出能为结构转型和工业发展培养所需的知识基础和能力的教育政策。她指出这种政策应当包括：不再仅仅注重初等教育，而是通过制定一揽子政策，使教育和培训政策与产业、创新和贸易政策接轨。

17. 第四名小组成员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建设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以促进经济多样化的问题。该小组成员重点介绍了非洲国家的经验，指出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分别实现了咖啡产品和轻工制造业产品出口收入的大幅增长。该讨论小组成员提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领域的政策建议：制定和执行基于实证并以科学、技术和创新为驱动力的工业化政策；通过促贸援助机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方面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能力发展和政策协调方面向有关机构提供支助，目标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设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

18. 第五名小组成员探讨了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与建设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之间的联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各小国，贸易协定可以成为有用的工具，能够缓解阻碍生产能力发展的一些制约因素。该小组成员强调，贸易协定能提供快速打开市场的机会，可以激励有关国家建设生产能力。但该小组成员也指出，只有谈判达成良好的贸易协定，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上述效益才能实现。发达国家的贸易援助要能确保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生产和贸易能力。

19. 第六名小组成员详细介绍了卢旺达和东非共同体扩大贸易份额和发展生产能力的努力。卢旺达政府在《2020年愿景》中阐释了该国的发展战略，按照《愿景》的设想，到2020年卢旺达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备以服务业为导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东非，北部走廊一体化项目促进了货物的流动，不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得到了私营部门的积极响应。该小组成员强调，各国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内容包括支持所选的中小企业进入外部市场，以及实施发展方案以提高供应链效率。

20. 随后的讨论研究了应由政府还是应由私营部门投资教育的问题。一名小组成员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应由哪一方来确定教育方案和教学方法，并且必须建立以任务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让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都能作出贡献。一名代表质疑了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益处；例如，尼日利亚尚未与欧洲联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这种协定可能导致该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一些其他与会者强调，需要有娴熟的谈判人员，能在国际协定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利益。

调集资金促进生产能力发展

21. 会议主席在第三次非正式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会议目标是查明调集国内资源的最佳做法，并讨论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如何能够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发展。小组成员包括：世界银行驻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主管兼特别代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名首席经济学家；意大利 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 银行首席商务官；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规划和投资部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贸易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22. 第一名小组成员指出，官方发展援助仍未达到占国内总收入 0.7% 的目标，目前约为 0.3%。该小组成员指出，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可能也不足以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资金，据估计，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需要 5 万亿美元。因此需要其他资源，为此应更好地调集国内资源、更好地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和注入的私人资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汇款和慈善资金。该小组成员着重指出了世界银行在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和税务管理方面的工作。他补充称，官方发展援助的使用方式需要更具战略性，并且需要以最大限度利用商业资本的方式来设计项目。在这方面，该小组成员提到了世界银行对项目融资采取的阶梯式办法，这种办法确保仅在吸引不到商业资本的情况下才使用公共资金。

23. 第二名小组成员强调称，研究显示，结构转型与农村减贫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的传导速度在各国差异很大。该小组成员表示，因此有必要推行支持性政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包括为此对农业加工系统进行投资，这种投资还有助于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农业产出并降低不断增加的进口支出。

24. 第三名小组成员着重指出，国家投资促进机构可在协助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私人资本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欧洲联盟对外投资计划预计将以 41 亿欧元的公共资金拉动逾 440 亿欧元的投资。该小组成员表示，要想利用商业资本，需要设计出新的项目和新的融资模式，例如将优惠融资与商业银行融资相结合的混合融资。

25. 第四名小组成员详细介绍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实现结构转型和出口多样化方面面临的挑战。该国自 2002 年以来实现了高增长，但这一增长是由自然资源开采和服务部门所推动的。1980 年以来，该国已开始出口大约 40 种新产品，但产品复杂度指数较低。此外，该国只有 20% 的制造业公司加入了国际生产网络，其中大多数是大型企业。该小组成员强调，这显示了内陆发展中国家中小型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方面面临的挑战。

26. 第五名小组成员对服务业的促贸援助流量进行了分析，《纲领》下的大部分资金都属于促贸援助资金。研究显示，《纲领》面临着分配和效力方面的挑战。大多数促贸援助流向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非最不发达国家，而且不论是促贸援助总流量，还是与促贸援助无关的官方发展援助，与贸易之间都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用于农业、矿业、工业和建筑业等非服务业部门生产能力建设的援助与商品出口存在关联。但该小组成员指出，用于服务业经济基础设施或生产能力建设的促贸援助以及用于贸易政策和监管的促贸援助并未发现有这种效果。该小组成员建议后续研究重点探索这一问题，并更加关注促贸援助方案的设计问题，以使这些方案更加有效。

27. 第六名小组成员指出，过去 10 年中，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私人资金有所增加，但仍高度集中在某些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吸引到的仅占一小部分。例如，这些资金有 45% 流入了尼日利亚。此外，大部分资金都注入了自然资源部门。该小组成员着重指出了私人投资者在最不发达国家遭遇的一些障碍，包括政治和宏观经济风险高、没有适当的投资工具、电力供应昂贵且不可靠、难以进入全球市场，以及缺乏明显的验证有效的业务模式。为打消这些关切可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更好地调整金融结构，以及更好地开展协调工作，促进价值链发展。

28.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名代表着重指出了最不发达国家在进入市场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提高发展力度水平的必要性。另一名代表强调，具备生产能力与进入市场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同样重要，并且与贸易有关的支助措施并非总能很好地融入国家发展计划。一名代表询问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如何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调集国内资源，另一名代表则询问中央银行是否可在调集国内资源和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作用。一名政府间组织的代表指出，欧洲联盟尚未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取消出口补贴。联合国某方案的代表就资源调集问题表示：资源调集问题很复杂，因为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在有效利用资源方面面临挑战；它们的许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非正规经济；而且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相近，阻碍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该代表讨论了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能否支持国内资源调集工作的问题。

29. 小组成员们指出，世界银行开展了国家支出审评工作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正在开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工作。关于最不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极为普遍的问题，小组成员们指出若干国际组织正在开展经济活动正规化工作；对于改善协调的必要性问题，小组成员们表示最不发达国家可将融资计划写入国家发展计划。利用流入的私人资本，会有负债的风险，有必要在这方面保持警惕。小组成员们还指出，中央银行需要集中精力保障货币稳定，而不是参与调集国内资源或支持中小企业。一名小组成员特别强调，必须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通过存款保险等方式鼓励调集国内资源。最后，秘书处指出，贸发会议最近的研究表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相似并不是这些国家相互贸易的障碍，阻碍贸易的更重要的因素是生产能力不足。

使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比例翻番并加强这些国家从全球贸易中获益的方法和手段

30. 第四次非正式会议的小组成员包括：日内瓦大学的一名教授；国际贸易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建模和定量分析科科长；第三世界网络非洲分部方案负责人；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贸易司的一名项目协调员。

31. 第一名小组成员讨论了可有助于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促进出口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的类型。他着重指出了公共政策(特别是通过出口促进机构的形式)在促进出口和贸易方面的作用，这种政策很可能在出口增长方面带来更高的回报。该小组成员表示，各种出口促进机构在经济规模、经费预算、治理结构以及从事活动的类型上存在差异。全世界许多出口促进机构制订出了最佳做法，并且对新产品出口和(或)向新市场出口的激励，在中型企业中明显观察到了积极的影响，这对多样化和结构转型也有潜在的正面作用。该小组成员强调，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的体制背景各不相同。出口对发展造成的影响，特别是福利方面的影响，虽然不属于出口促进机构的任务范围，但也需要纳入考虑。该小组成员

得出结论认为，最不发达国家需要认真考虑其希望促进的出口的类型以及这种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石油业等采掘业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不将租金投资于经济和社会方案，还会妨碍发展目标的实现。

32. 第二名小组成员重点谈到了中小企业竞争在加强最不发达国家从全球贸易获益并使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翻番方面的作用。对发展目标而言，中小企业举足轻重，并且在世界各地很普遍，因此可实现巨大的效益；全球有 95% 的公司是中小企业，其雇员人数占据了总劳动力的大部分，接近 70%，主要为低薪工人，即弱势家庭的主要收入者。该小组成员强调，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并且反映在了工资差距上。这对最不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接入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影响。该小组成员还指出，与更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较穷的国家往往竞争力较低、生产率差距较小。因此，必须将投资输送到最不发达国家以提高竞争力，除投资之外，能力建设方案的设计也至关重要。

33. 对于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和实现出口多样化的目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作用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已有 17 个最不发达国家批准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第三名小组成员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令人鼓舞，但尚未观察到贸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据估计，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能降低贸易固定成本，使公司能够出口过去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并进入过去认为过于昂贵的市场，从而有助于实现出口多样化。该小组成员指出，中小企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具有重要意义，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这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较小的公司更有可能从事出口，并且其出口份额的增长可能超过大公司。最后，《贸易便利化协定》可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还载有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允许成员根据具体国情执行协定。

34. 第四名小组成员强调了国家政策框架在建设生产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些框架与资金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该小组成员重点谈到了《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与其他国际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贸易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在国家和区域的出口基础多样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国际贸易制度仍然进展寥寥，发达国家伙伴在这方面负有责任。该小组成员着重指出，贸易、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国际政策制度给国家政策制订造成了不利影响，特别是给政策空间造成了不利影响。

35. 第五名小组成员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在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方面可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挑战。最不发达国家必须接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在这方面，强大的政府和有力的一揽子计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小组成员强调，区域贸易协定给企业提供了有利于就业和贸易扩张的议程，是一种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手段。

36. 第六名小组成员讨论了发展伙伴授予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优惠方案的作用，特别是欧洲联盟“除军火外所有产品”倡议和普遍优惠制之下的优惠方案的作用。该小组成员指出，这些方案大多倾向于惠及具有较先进生产能力的国家，而损害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举例而言，欧洲联盟在“除军火外所有产品”倡议下进口的产品中，约 85% 来自南亚最不发达国家。该小组成员着重指出，这些优惠方案还具有性别方面的效应，特别是在纺织品和服装等主要雇用女性的领域，这对社会有潜在的转型影响。

37. 随后的讨论侧重于最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切实从多国公司获益。一名代表指出，除出口翻番之外，应当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切实获得所需的效益，包括流入的资本以及出口增长和多样化所需的其他资源。一名小组成员着重提到了与国际贸易和援助制度有关的争议问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亟需保留政策空间的问题。最后，一名代表强调称，最不发达国家缺少体制和技术能力，无法设计出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所需的战略，该名代表还强调称，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制订出开展合作和执行政策的通用框架。讨论还着重指出了在发展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重要性。

二.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38.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专家会议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举行的开幕全体会议上选举 Julie Emond 女士(加拿大)为主席，Mohamed Bukheet 先生(苏丹)为副主席兼报告员。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2)

39. 专家会议在开幕全体会议上还通过了会议临时议程(TD/B/C.I/EM.9/1)。议程内容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改进《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商定优先领域落实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生产能力和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的比例翻番
4. 通过会议报告

C. 会议成果

40. 专家会议在开幕全体会议上还商定由主席总结讨论情况。

D. 通过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4)

41. 专家会议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闭幕全体会议上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主席领导下在会议结束后完成报告。

附件

出席情况*

1. 下列贸发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保加利亚	莫桑比克
吉布提	缅甸
埃及	尼泊尔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德国	阿曼
海地	沙特阿拉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塞内加尔
日本	西班牙
约旦	苏丹
老挝人民共和国	多哥

2.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英联邦秘书处
 欧洲联盟
 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
 南方中心

3. 下列联合国机关、机构或计(规)划署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国际贸易中心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4. 下列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贸易组织

* 本出席名单只包括登记的与会者。与会者名单见 TD/B/C.I/EM.9/INF.1。

5.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第三世界网络
